

尼采文集

【德国】尼采 著
黄明嘉 译

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快乐的科学

◆ 漓江出版社

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尼采文集

【德国】尼采 著
黄明嘉 译

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快乐的科学

◆ 漓江出版社

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快乐的科学/(德) 尼采 (Nietzsche, F.W.) 著; 黄明嘉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0
(尼采文选)
ISBN 978-7-5407-2500-6
I. 快… II. ①尼…②黄… III. 尼采.F.W. (1844~1900) —哲学
IV. 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 第40701号

快乐的科学

作 者 [德] 尼 采
译 者 黄明嘉
责任编辑 莫雅平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校对 甘智洪 秦 灵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3896171 010-85893190
传 真 0773-3896172 010-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3896171
电子信箱 ljcbb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4
字 数 282千字
版 次 2007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07-2500-6
定 价 22.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尼采像

内容简介

如果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部哲学长诗的话，那么，《快乐的科学》则像一本哲学短诗集成。西方古典哲学素以理性为尊，而尼采大胆挑战理性，在其著作中大量注入了诗性的成分，从而开辟了西方诗性哲学的新天地。

本书是尼采后期的重要作品，创作于大病初愈之后，是他心灵狂欢的产物。本书语言凝练而隽永，思想鲜明而锐利，行文多为警句或短诗，思想碎片交相辉映，绚烂者如吉光片羽，深邃者则惊世骇俗。生命、本能、个体、群体、宗教、爱、道德、哲学、文学、法律、科学等众多话题，在书中得到了简明而深刻的论述。本书浓缩了尼采的精华，是尼采哲学的入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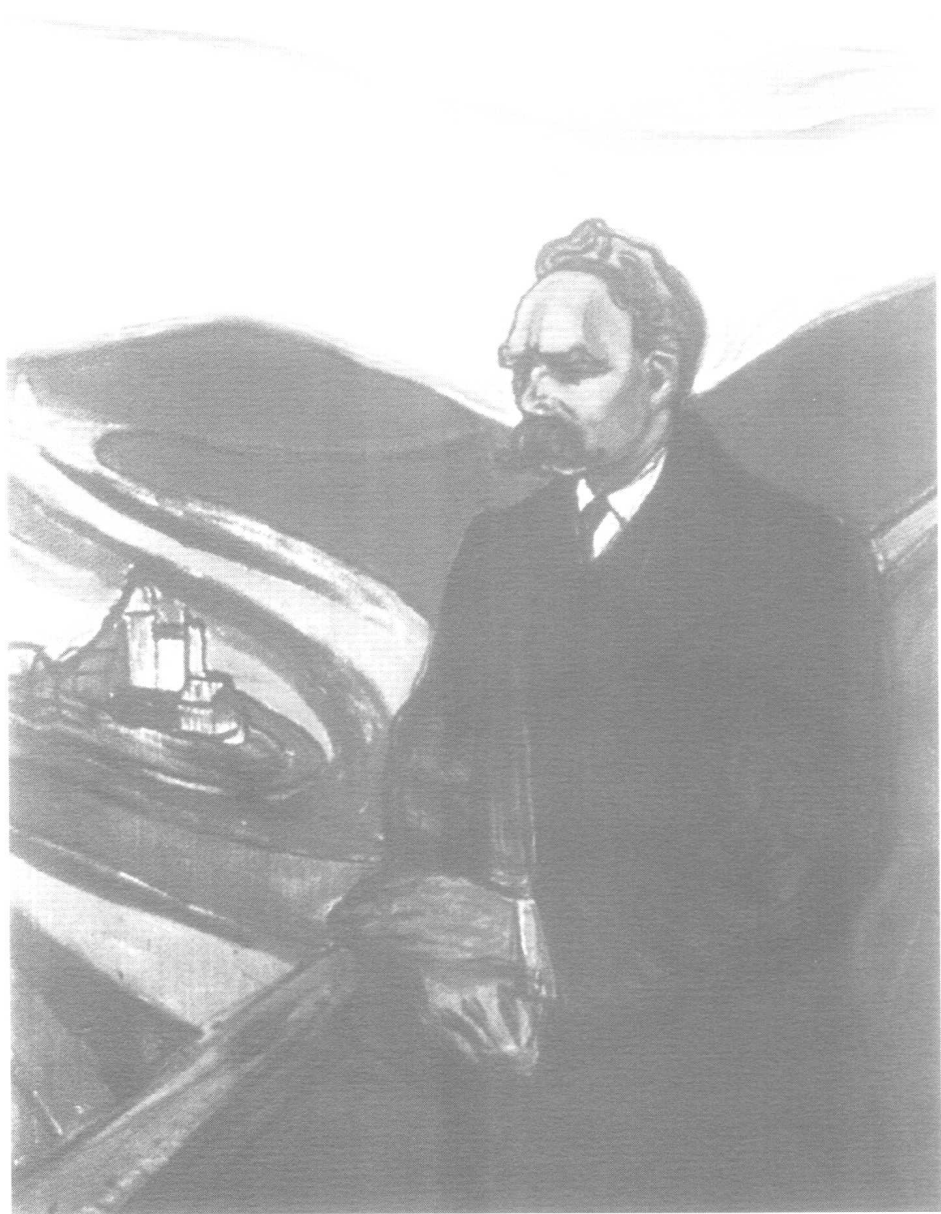
瞧,这个人:尼采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德国近代诗人、哲学家。他宣告:“上帝死了!”彻底动摇了西方思想体系的基石,他高蹈的“超人哲学”与酒神精神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之彼岸》、《论道德的谱系》、《快乐的科学》、《曙光》、《权力意志》等。尼采既有哲学家的深邃洞见,又有诗人的澎湃激情。深受他影响的思想文化巨人,有里尔克、萧伯纳、弗洛伊德、加缪、萨特、海德格尔、梁启超、鲁迅等。

尼采和马克思、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等同时荣获“千年十大思想家”的盛誉。

译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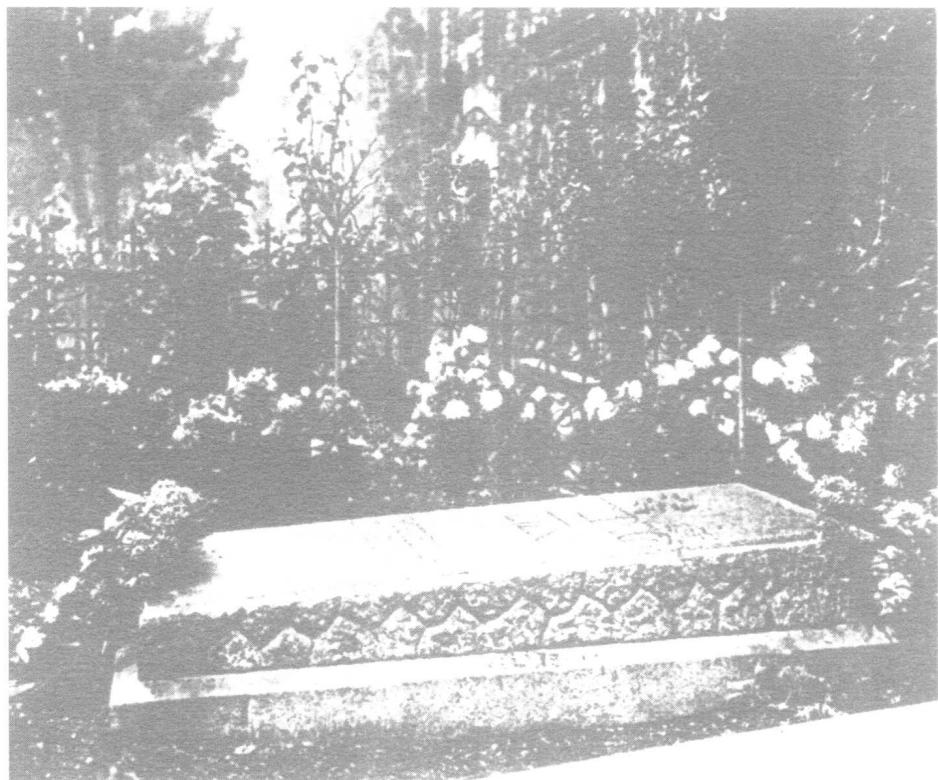
黄明嘉,1941年12月生于湖南衡阳,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先后任武汉大学、上海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授,现任上海工商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德国哥德学院、科隆大学进修学者,长期从事德国语言文学教学,对德国作家伯尔进行过专题研究并发表过系列论文。主要译著有《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六大师》、《麦哲伦传》、《相聚在特尔哥特》、《美国》、《歌德谈话录》、《论浪漫派》、《天涯羁旅》、《精神与自然的类比——论诺瓦利斯的文体风格》(合译)、《三毛钱小说》(合译)、《芯片先生》、《圣保利“国王”》、《植物的象征》等等。



尼采像 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作



尼采像



尼采之墓在罗肯公墓



尼采故居所在的街道

○代总序○

尼采，一位应该被超越的伟人

莫雅平

面对一座万仞高山，我们常常会有说不出多少话来的感觉。同样，面对德国近代哲学家、诗人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我们也有类似的感觉。这个尼采，他曾宣告：“上帝死了！”使西方世界大为震撼。这个尼采，他大讲“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真正理解他的却只是极少数人——他终其一生都与孤独为伴，像很多不幸的天才一样。曾深受尼采影响或对他极为推崇的，既有弗洛伊德、萨特、加缪、海德格尔、萧伯纳、梁启超、鲁迅等文化巨擘，也有希特勒等反面巨人——希特勒曾亲自拜谒过尼采之墓，并曾把《尼采全集》当作寿礼送给另一位大独裁者墨索里尼。

尼采学说的复杂性，尤其是二战时纳粹分子对其学说某些部分的肆意曲解和利用，一度使尼采几乎成了“恶魔”。然而，尘埃落定，今天我们终于逐步对尼采有了一个更公正的认识。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通过网上投票选举“千年十大思想家”，尼采的名字便赫然在榜，同时入选的还有马克思、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等。尼采无疑是一位伟人，一位值得我们带着批判精神去学习研究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伟人，一位有待也应该被后人超越的伟人。

尼采其人，首先值得我们研习的是他作为一个真正的思想者的永远具有人性光辉的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在精神寄生虫们依附于苏格拉底等古代大师的十九世纪，尼采却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学说表示异议，这当然是需要超群的勇气的。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西方世界，尼采发现基督教约束了人性，腐蚀了人心，因此他进行“价值重估”，不仅对基

督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斥之为“最要命、最蛊惑人心的谎言”，而且还发出惊天动地之语：“上帝死了！”无疑这需要更加非凡的勇气，因为这样做在中世纪意味着上火刑架，即使在相对更开明的十九世纪，也会为千夫所指！

如今的世界，各种理论风行，偶像崇拜已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必需，甚至连邪教都能一呼百应——现代社会的症结，就在于物质的发达已使很多人因智性活动的减少或因思想程式化而逐渐失去了个人的思考力、判断力，失去了个人的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今天，我们真应该听听尼采一百多年前是怎么说的：“神是一种假想，但我希望你们的假想别超过你们创造意志的范围。”单从对人类的精神奴性的批判来看，尼采就无愧于伟人的称号。

尼采的学说，精华与糟粕并存，他的“超人哲学”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权力意志”便是如此。尼采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他崇拜英雄，呼唤强有力的超人出世，认为普通人是粗制滥造的产品，主张由“高等人”统治世界。在个性受到压抑甚至被泯灭的时代，读尼采是极有意义的，因为他极大地张扬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假如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能自立自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其实即使是在没有人性压迫的时代，读尼采也同样有意义，因为改良人口素质始终是人类进步所必需的。

尼采的“超人哲学”作为一种英雄主义学说，无疑有其颇为可取的一面。几乎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英雄，因为在知识、智慧和胆略起决定作用的特殊时空下，一个英雄或杰出人物常常胜过千军万马。但是，尼采的英雄主义又是极端的、褊狭的。因为与英雄生活在同一天空下的绝大多数人毕竟是普通人，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没有普通人的衬托，哪里还有“英雄”之说呢？如果英雄与普通人共戴天，像尼采主张的那样要向庶民开战，天下必定大乱，英雄也难以继续当英雄。英雄人物善待普通人，这种仁慈即使是出于被迫，也是英雄得以长期自保所必需的。在有奴役的地方，谁都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不知尼采是否想到过这一点。尼采说：人应该生活在山顶。假如“超人”或“高等人”是人类之山的山峰，而山峰要摒弃它赖以耸入云天的山体，这不是很可笑吗？

“超人哲学”导致了尼采对贵族政治的极力推崇，这就决定了尼采的反民主倾向。这与历史大潮显然是悖逆的。尼采主张由“高等人”统治世界，

希望建立“一个以最严酷的自我训练为基础的庞大的新贵族社会，在那里有哲学思想的强权人物和有艺术才能的专制君主的意志要给千秋万代打下印记”。这作为一种个人信念和主张，本来也无妨。遗憾的是，它被希特勒等进行了别有用心心的利用（纳粹鼓吹日耳曼民族为最有资格统治世界的优等民族，其实尼采并不过分赞美德国和日耳曼民族），结果给世界造成了空前的灾难。这罪，当然不在尼采，因为尼采只是一个思想者。（只有黑暗专制的社会才把与众不同的思想者作为异端予以排斥和迫害。）

从尼采的“消灭千百万个粗制滥造者以塑造未来的人”的主张看，尼采是缺乏宽容精神的。这或许与他对基督教的“博爱”与“同情”的教义颇为反感有关。他认为真诚、主动的博爱是是不可能的，那不过是恐惧的结果、被动的产物：我害怕他人会伤害我，所以我使他确信我是爱他的。假使我坚强一些、大胆一些，我就会公然表示我对他当然的轻蔑。诚然，尼采此说并不是毫无道理，因为毫无条件的爱的是难以想象的——即使只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安慰而行善，其中也有利己的一面，更何况基督教许诺了那么大的一个天堂！然而，尼采主张消灭弱者和劣者，未免过于偏激，谁能在所有方面超过别的人呢？假如人与人的关系只能以敌意为基础，有几个人还愿活在这世界上呢？中国古代政治强人、诗人曹操有诗云：“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一种植根于孔孟“仁爱”理想的理想性情怀，尼采这位苦坐书斋的教授、诗人恐怕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尼采的学说具有浓厚的“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色彩。尼采是冷酷的。

尼采对爱与同情持否定态度，这最典型地体现在他对女人的态度上。他向来对女人颇多微词。他说：“男人应当训练来战斗，女人应当训练来供战士娱乐。其余一概是愚蠢。”他在作品中借老妪之口说：“你去女人那里吗？别忘了你的鞭子！”他是把女人当作劣者和弱者来鄙弃的。不知他对抚育他的母亲持何态度。在他眼中，女人不强也不美。他说：“有什么比赖凶猛而发出光辉的老虎更美的呢？”他崇尚的是强力的美。有意思的是，他视爱为恐惧的产物，以强悍为美，然而罗素却认为尼采对女人的态度折射出了他自身的某种虚弱——尼采终身未娶，有人怀疑他患有厌女症或恐女症。在现实的女人面前，尼采或多或少有弱的一面，尽管他在精神领域完全凌驾在她们之上。古希腊神庙有箴言曰：“认识你自己。”看来这句话对尼采也同样适

用。

尼采的著作里颇多惊世骇俗之语，因而恶之者斥之为“狂人”。设身处地想想，我们真的应该谅解他的偏激之处。他自幼身体多病，35岁时已不得不因病退职，44岁时精神失常，此后大部分时间在精神病院度过，并且至死不愈。他是一个不幸的病人，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计较一个病人的偏激呢？相反，我们倒是完全应该对尼采表示充分的敬意。一个病人居然有那么强的生命力、那么可贵的独立人格和那么无畏的批判精神，居然能写出那么多富于独特见解的著作并对同时代及后世的人们产生振聋发聩的深远影响，这难道不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吗？难道不值得我们肃然起敬吗？

尼采在哲学、美学、诗歌等众多领域都有独特建树。近一百年过去了，时间已证明尼采是一位伟人。同时，尼采本人和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又决定了尼采是一位有待也应该被超越的伟人。尼采说：“人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东西。”同样，尼采也是应该被超越的，虽然造就一个尼采这种级别的横空出世的人物，光靠个人的努力显然不够，还需要时代的合作。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你们尊敬我，可你们尊敬的人某一天倒下了那又将如何呢？当心啊，别让一根雕像柱把你们压死！”假若有人能在某方面超越尼采，推崇强者的尼采如在地下有知，料想是会感到高兴的。

超越前辈伟人是历史对后人的要求，不然人类还有什么进步的希望？而超越的前提是认识，是批判性的扬弃，对尼采也是如此。彻底地探索 and 了解尼采的整个体系，无疑是有关学者的重任。但即使是彻底了解了尼采，也仍然是不够的。前不久有朋友极力推崇国内学界一名人，赞其率先向国人引进了国外多种热门理论。我问朋友那位仁兄是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思想体系，因为那更令我感兴趣。朋友说：“你的要求太高了。”在如今的文化界，号称“学富五车”之士不少，而真正具有自己独特独立见解和思想开创性的人却太少了。要想在某种意义上超越尼采等前辈大师，我们多么需要真正的思想者，多么需要尼采向我们昭示的思想者的独立精神、批判精神和开创精神啊！这三种精神对我们来说，甚至比尼采的学说本身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意味着“自由”！

当然，对一般读者而言，读一两本尼采著作，能够对尼采的思想作有益于自己的人生的理解，也就够了。比如说，简单一点，认定尼采的“超人哲

学”就是说“人应该自强不息”，然后在人生旅程中实践它，这样也就没有白读尼采了。吸其精华，为我所用，何在乎是否不求甚解！有时候，读书而不求甚解，也是一种乐趣，甚至是一种境界。不是吗？

凌晨三点零五分完稿于桂林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译者前言

保持和笑迎对生活的信仰

——《快乐的科学》

黄明嘉

一、篇章结构

尼采的名著《快乐的科学》于1882年问世，1887年出新版，新版包括添加的前言、第五卷、《“自由鸟”王子之歌》以及副标题“La gaya scienza”（意大利文：“快乐的科学”）。这个副标题是尼采从法国普洛旺斯艺术家那里借用来的，那里的爱情诗人体现了歌手、骑士和自由精神的三位一体。从此书的写法及思想和词语上的衔接看，都表明它是尼采的《曙光》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两部著作之间的过渡。

《快乐的科学》的篇章结构，其核心由箴言或警句式的五卷构成，第三卷篇幅较大，以简短的随笔形式行文，其余各卷亦如是。除第四卷和第五卷外，其余各卷均无副标题。诗歌在首尾构成一个框架，开头部分是标题为《戏谑、计谋与复仇》的63首诗——标题是借用歌德的同名小歌剧，书的末尾以14首《“自由鸟”王子之歌》作结。

二、内容和主题

书名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将思辨和情绪结合起来，将孜孜以求知识和求知者结合起来。尼采多年罹病，他唤起对健康的希望，这健康在历经种种冷酷

和孤寂、悲苦和厌恶之后需要变化无常的心绪，需要痛苦和欢乐。尼采反复体验疾病和哲学的关联，他关注到思想，特别是评价受生理的决定和制约，对存在的评估服从于体质状况，因为精神是脱离不开身体状况的，知识并非意识机制对事实的记录，而是与生存的心理状况相适应。使尼采感兴趣的思想是以痛苦为前提的，痛苦使人变得深邃，同时也促使人去克服自身一味否定的毛病，重新获得认知的快乐。

快乐的源泉之一便是第一卷里所讲的对一种新的存在目的的认知。这种存在目的不是存在于个人命运的延续中，而存在于对类群的保存中。以此来衡量善与恶，不管个人所为，不顾个人成败，其命运的价值就在于他是否和如何服务于保存类群。此书的真谛正是以此为基础：不是忍受个人融入集体之苦，而是在不幸之中犹保持和笑迎对生活的信仰——促进类群的信仰，不是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否定自我，而是肯定自我的原则才是个人保存于集体的根基。尼采认为新的、破坏性的东西远远更有利于保存类群，甚至认为至强至恶的天才对人类的促进最大，因为他们重新点燃了人类那萎靡不振的热情。

思想和存在、精神和肉体、知识和欲望的关联是造成真理与情感、知识与快乐结合在一起的深层原因之一。快乐与纯朴的自满不搭界，快乐是对彼岸有深切认识的状态，它以怀疑为前提，快乐的产生有赖于对极度怀疑的体验。“快乐”不是一种愉悦的求知调料，而是真理的实质部分。这是因为，倘若科学因深邃而失去表层，因洞察可怕之物而失去笑声，那末，科学的意义和目的势必失之于理性的迷乱。对于看似荒谬绝伦的东西如不予以欢悦地肯定，那末，科学连同它的观察就必然导致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强化，会不断伤害生命并使之日渐病衰。快乐的科学存在于不饰夸张的欢悦里，存在于对一切虚荣的容忍和蔑视之中，它与冒险犯难地生活及战斗意志紧密相连，对明哲保身的贱民道德自是不屑一顾的。谁赞成战斗和快乐，谁就需要纯净的独立空气，对积久的道德习俗退避三舍，因为官府、持久的桎梏、一贯的健康会导致僵化。

艺术家最有可能与“快乐的科学”这一观念相吻合，盖因他们拥有对表层，亦即对虚伪、谎言和掩饰的感知理解能力。他们由怀疑而目空一切，甚至试图狂妄地以诗歌的旋律迫使诸神的灵魂就范，按其诗歌的节奏活动，对

这些至强者实施暴力统治：“把诗歌套在他们身上，犹如套上魔力圈套。”

然而，在尼采看来，艺术——浪漫主义的遗产——也有其阴暗面，艺术家精心编造的谎言成了有利于人生的知识，但他们常常面临着逢场作戏的诱惑，为了装腔作势和获得社会影响而大事炒作，大出风头，尼采每念及此，便总是想到音乐家瓦格纳。他一方面认为瓦氏是不可超越的现代音乐之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又觉得他是“伶人”队伍里最矫揉造作者，书中对瓦格纳的假面具和伪装颇多责难，可瓦格纳的艺术却是代表德国音乐和语言的，于是，德国音乐和语言也就成了尼采诟病的对象了。“快乐的科学”在艺术理论方面亦是尼采晚期著作的出发点，他说：“我们需要一切狂妄的、轻飘的、舞蹈的、揶揄的、幼稚的和快乐的艺术，不致让那驾驭各种事物、问我们要理想的自由丢失。”

本书第三卷开头部分有个简明扼要的论断“上帝已死”，乃是尼采首次论及的新主题。这虽然先指神明佛陀已死，但随着文章的递进，尼采的这个结论也是指称基督教的上帝和广义上的诸神，其意是说世间及宇宙的核心秩序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混乱占统治地位。在尼采看来，世间不存在永恒的物质，同理，世间不存在任何目的和偶然，只存在各种必然性，超越时间的、并被赋予不同意义的各种原则与佛陀之死相类，仅为上帝的阴影罢了，人必须摆脱其阴暗的魔力圈。上帝已死，其意义远远不止表明基督教和普通宗教信仰的幻灭，还表明那不能再以永恒物质和神学原则为基础的物理学和玄学的死亡。

尼采认为，上帝之死的后果并非被悲伤击倒，反倒是促成解放的前提，在人性中有一种新的欢悦苏醒。上帝已死，相沿承袭的原则与价值体系也随之失去效力，此乃一种胜利和痛苦并存意识，从这种意识里滋生一种观念，即必须植入新思想，以便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混乱无序的废墟中应运而生。

价值重估在尼采早期著作里已露端倪，在此书中又扩至新的范围，包括对爱情血统学的批判，对认识自我的戒律提出质疑，对迄今被视为毫无价值的种种个性予以重估和高估，甚至对摩西十诫的第五诫予以反驳，因为尼采所理解的生活便是不断的杀戮。第五卷中还有几个与重估一切价值相联系的主题，包括对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争论，这里，虚无主义并非指传统意义